

叶舫瑞先生,曙光医院儿科专家,我们晚报的老朋友,于今年早些时候故世了。我们没有得到通知,我是从上海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办的一份刊物上看到消息的。对了,叶医生还是一位对京剧麒派艺术深有研究的戏迷,说得干脆一些,就是“麒迷”。

说叶医生是晚报的老朋友,因为报社内有好多同事(已故的,健在的)的孩子生了病,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找叶医生。叶医生一听,还不要我们到他的医院去,自己拎了包随即赶到。我女儿今年已二十大了,当她还在襁褓中时,有一次生病,我们做父母的并不十分在意,可叶医生听诊后,沉下脸来,很严肃地对我妻子(她是护士)说,可能是心肌梗,你们不要大意。我妻子顿时有点慌了。叶医生又安慰她:不要紧,用了药会好的,不过以后要注意保护心脏。女儿果然很快地就好了,直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,但叶医生的叮嘱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。女儿去英国留学时,我的临别赠言只是四个字:安全,健康,含有叶医生的启示。

不仅是孩子,我们大人有那样那样的不适,也经常找叶医生咨询。有他的指点,可以少走一些弯路。

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首诗《相遇》:在楼梯/我低你一级/你高我一级/瞬间/有多少话语/都未说出/我仰头看你/你在沉默中/擦身而过/听不见对你的呼吸/突然/有一句话要告诉你/回头看/我高你一级/你低我一级。

这是一首哲理诗,让我心动的是诗中描述的两个瞬间感觉,这样的瞬间感觉,在任何人的心里都能造成强烈的反差。在这里,楼梯无疑有了更多的寄寓,不妨理解为人生处在不同境遇和位置的象征。同一个人,因为地位不同,立足点不同,人对己都有了不同的看法,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人生感受。

不由想起一次同学聚会来。那次聚会,大家都是毕业后近二十年不见了,有的人已是“成功人士”,开着名车来去。有的境况还比较窘迫,如某位老兄是个修理工,带着一身机油味就来赴宴了。闲聊起来,大家的言谈举止间渐渐有了差别,有的人满面春风高谈阔论,有的人渐渐渐少言寡语,吃饭时也呈小集团式的分坐,好像重新划分了亲疏。于是感叹岁月弄人,使原本在一个屋子里平起平坐的一群有了如此差别。座中有一位仁兄,上学时成绩一般,身材也较矮小,却未引人注目过,现在却已经是某局的局长。他酒酣耳热之际给大家讲了个笑话,说是他手下有个大个子职员,该职员从进他办公室汇报工作到出他办公室,短短的十分钟不到,身高从一米八五变成

一米七不到。众人急问原因,他哈哈大笑道:“被我熊的!”(熊为方言,呵斥的意思。)众人亦笑。在大家的笑声中,他在座位上顾盼自雄,好像有了身材高大的感觉。他的矮身材,是否因为站到了较高一级的社会台阶上而得到了某种心理补偿呢?不知道。然而我笑了后,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人在梯子上,毕竟只是一种短暂的停留,站在哪一级台阶上是重要的,比这更重要的是心态,是保持好不以高喜、不以低悲的心态。在梯子上,我们可以看到纷纷的背影,看到无数的脸谱,生出万千感慨。但最终,我们仍然要回到平地,平视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。

文献记载 80%的人一生中会发生腰痛,大约 10%的人发展成慢性腰痛。

尽管引起腰痛的原因很多,但最明确和最常见的原因是腰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和损伤,以往都强调腰椎间盘突出是机械性压迫神经所致,但有许多患者的临床症状不能完全用单纯机械压迫所能解释。近年来在腰痛的发病机制中,提出一个新的概念,即椎间盘源性腰痛。它是一种非神经根性疼痛的综合征,它的病理特点是椎间盘内部结构病变所引起的纤维环撕裂。有学者临床研究表明,椎间盘源性腰痛占慢性腰痛的 39%,是其最主要类型之一。其临床特点:X 线表现

正常,CT 检查也无突出,MRI 检查表现为单个髓核强度明显减低,髓核造影表现为纤维环撕裂。其腰痛继发于明显受伤之后,大多主诉为下腰正中深部疼痛,休息亦痛,腰活动疼痛加重,活动受限,常伴有下肢沉重感和绞痛。但神经根紧张试验阴性。

引起盘源性腰痛和腰突症的原因基本上是一致的,所以和治疗腰突症也是基本相同的。现经化验认

为前列腺素 E₂、磷脂酶 A₂ 等致炎因子,会在局部化学刺激神经致痛,而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致痛,所以用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,而采用消炎止痛营养神经的甦管疗法,药物直达病所,效果显著,同时配合内服消炎止痛营养神经药、中药活血化痰、通络止痛、补益肝肾,内服外用,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疗法相得益彰。经过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,绝大多数患者无需手术。若经过正规的保守治疗三个月无效后,病情较重者可考虑手术治疗。(作者为上海市名老中医诊所主任医师)

活性炭除了具有强有效的物理吸附功能外,还具有同等的化学吸附和催化氧化还原的性能,因为活性炭在活化过程中,其表面的非结晶部位上会形成一些含氧官能团,这些基团能有效地去除水中一些金属离子。

活性炭是经过高温下隔离空气碳化,再进行活化制作而成。由于它具有非常多的微孔和巨大的比表面积,1 克活性炭的比表面积竟高达 1200 平方米左右。

活性炭能有效地吸附水中的污染物和有毒致癌物,如卤化甲烷,多环芳烃等。活性炭对苯酚吸附值 ≥ 450mg/g,经过活性炭深度处理的苯污染团的苯比值会迅速降低。去年松花江污染团主要表现为苯污染,专家决定采用大量活性炭对症下药,无疑是英明决断。

活性炭除了具有强有效的物理吸附功能外,还具有同等的化学吸附和催化氧化还原的性能,因为活性炭在活化过程中,其表面的非结晶部位上会形成一些含氧官能团,这些基团能有效地去除水中一些金属离子。

叶医生

秦绿枝

路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我突患急性阑尾炎,肚子疼得不得了,亏得叶医生的张罗,立即住进曙光医院,立即动手术,主刀的是外科主任,对我说,好危险,已经开始化脓,再迟就要穿孔了。

如果要回溯叶医生和晚报同事的渊源,还可以更早一些。上世纪四十年代初,后来是晚报编委的诗人唐大郎的孩子生病,要用“盘西西林”,而当时的“盘西西林”很紧缺,不易购到,是叶医生帮助解决了问题。大郎无以为报,有一次请周信芳先生在红房子吃饭,请了两个陪客,一个是石挥,一个就是叶医生。叶医生因此结识了他最崇拜的两个演员,尤其是周信芳,得以亲聆大师的“警咳”,终生难忘,越发坚定了他学麒的信心。

叶医生学麒,却很难听到他的唱,有时在朋友们的再三鼓动下,他总喜欢表演《四进士》宋士杰头一次出场的那一段自报家门的念白:“身在公门好修行,看来不差半分毫分……”一张嘴,果然不同凡响。

叶医生的夫人吴医生(妇产科)多年卧病在床,多半靠叶医生的照顾。听说叶医生走了没有几天,吴医生也走了。他们伉俪情深,谁也离不开谁,到天堂相伴去了。

他,一头银发,一副笑脸。冬天总穿着那件灰而黑的老棉袄;夏天,一件发了黄的杭罗褂子一直拖到大腿弯,手中不停揉着一把破“芭蕉”。他是乡民政助理,人都称他“济公民政”。

说他是“济公民政”,不仅仅是他外表像济公,而且他说话办事也像济公。一天清晨,济公民政刚上班,门坎进来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,进了门,头朝着外面先狠狠地喊了一声:“猴子,进来啊!”济公民政抬头一看,门外站着一位方面大耳的青年,怀里抱着个孩子,愁眉苦脸,畏畏缩缩不敢朝门里跨。

“你这位大姐有什么事啊?”济公民政问。“离婚!”女人的口气很坚决。

“啥,离婚?你哪?”济公民政指了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男青年。“我……”男青年喉咙里像塞了个核桃

子,回不出话来。凭经验,济公民政心里已有了八成数。这男女双方,年龄相当,又有了孩子。女的要离婚,男的不作声,说明还没到“那地步”。他忽地来个“高八度”:“离婚是件大事,你们到底为了什么?”

两口子说出了原委。原来这夫妻俩,男的是个木匠,手艺不错收入颇丰。可这几年,他快活得手爪子发痒,搓麻将赌博上瘾,木匠活不好好做,还欠了一屁股债,女人多次劝说都没用,只好打出离婚这张“王牌”。

济公民政这下心里有了十成数。这是女人在采取“恐吓政策”呀!于是他朝女青年把脸一板: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!”“什么?他赌钱怎么怪我不对?”小娘子连忙辩白。济公民政说:“当然怪你不对,你只晓得男人输钱了心疼,就不晓得男人赌钱是犯法的。政府三令五申,严禁赌博,你不检举、不揭发,就犯了隐瞒包庇的错误!”

那男的听到这里,不

他,一头银发,一副笑脸。冬天总穿着那件灰而黑的老棉袄;夏天,一件发了黄的杭罗褂子一直拖到大腿弯,手中不停揉着一把破“芭蕉”。他是乡民政助理,人都称他“济公民政”。

说他是“济公民政”,不仅仅是他外表像济公,而且他说话办事也像济公。一天清晨,济公民政刚上班,门坎进来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,进了门,头朝着外面先狠狠地喊了一声:“猴子,进来啊!”济公民政抬头一看,门外站着一位方面大耳的青年,怀里抱着个孩子,愁眉苦脸,畏畏缩缩不敢朝门里跨。

“你这位大姐有什么事啊?”济公民政问。“离婚!”女人的口气很坚决。

“啥,离婚?你哪?”济公民政指了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男青年。“我……”男青年喉咙里像塞了个核桃

子,回不出话来。凭经验,济公民政心里已有了八成数。这男女双方,年龄相当,又有了孩子。女的要离婚,男的不作声,说明还没到“那地步”。他忽地来个“高八度”:“离婚是件大事,你们到底为了什么?”

两口子说出了原委。原来这夫妻俩,男的是个木匠,手艺不错收入颇丰。可这几年,他快活得手爪子发痒,搓麻将赌博上瘾,木匠活不好好做,还欠了一屁股债,女人多次劝说都没用,只好打出离婚这张“王牌”。

济公民政这下心里有了十成数。这是女人在采取“恐吓政策”呀!于是他朝女青年把脸一板: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!”“什么?他赌钱怎么怪我不对?”小娘子连忙辩白。济公民政说:“当然怪你不对,你只晓得男人输钱了心疼,就不晓得男人赌钱是犯法的。政府三令五申,严禁赌博,你不检举、不揭发,就犯了隐瞒包庇的错误!”

那男的听到这里,不

他,一头银发,一副笑脸。冬天总穿着那件灰而黑的老棉袄;夏天,一件发了黄的杭罗褂子一直拖到大腿弯,手中不停揉着一把破“芭蕉”。他是乡民政助理,人都称他“济公民政”。

说他是“济公民政”,不仅仅是他外表像济公,而且他说话办事也像济公。一天清晨,济公民政刚上班,门坎进来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,进了门,头朝着外面先狠狠地喊了一声:“猴子,进来啊!”济公民政抬头一看,门外站着一位方面大耳的青年,怀里抱着个孩子,愁眉苦脸,畏畏缩缩不敢朝门里跨。

“你这位大姐有什么事啊?”济公民政问。“离婚!”女人的口气很坚决。

“啥,离婚?你哪?”济公民政指了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男青年。“我……”男青年喉咙里像塞了个核桃

子,回不出话来。凭经验,济公民政心里已有了八成数。这男女双方,年龄相当,又有了孩子。女的要离婚,男的不作声,说明还没到“那地步”。他忽地来个“高八度”:“离婚是件大事,你们到底为了什么?”

两口子说出了原委。原来这夫妻俩,男的是个木匠,手艺不错收入颇丰。可这几年,他快活得手爪子发痒,搓麻将赌博上瘾,木匠活不好好做,还欠了一屁股债,女人多次劝说都没用,只好打出离婚这张“王牌”。

济公民政这下心里有了十成数。这是女人在采取“恐吓政策”呀!于是他朝女青年把脸一板: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!”“什么?他赌钱怎么怪我不对?”小娘子连忙辩白。济公民政说:“当然怪你不对,你只晓得男人输钱了心疼,就不晓得男人赌钱是犯法的。政府三令五申,严禁赌博,你不检举、不揭发,就犯了隐瞒包庇的错误!”

那男的听到这里,不

那男的听到这里,不